

世界经典名著宝库Ⅲ

WORLD CLASSICS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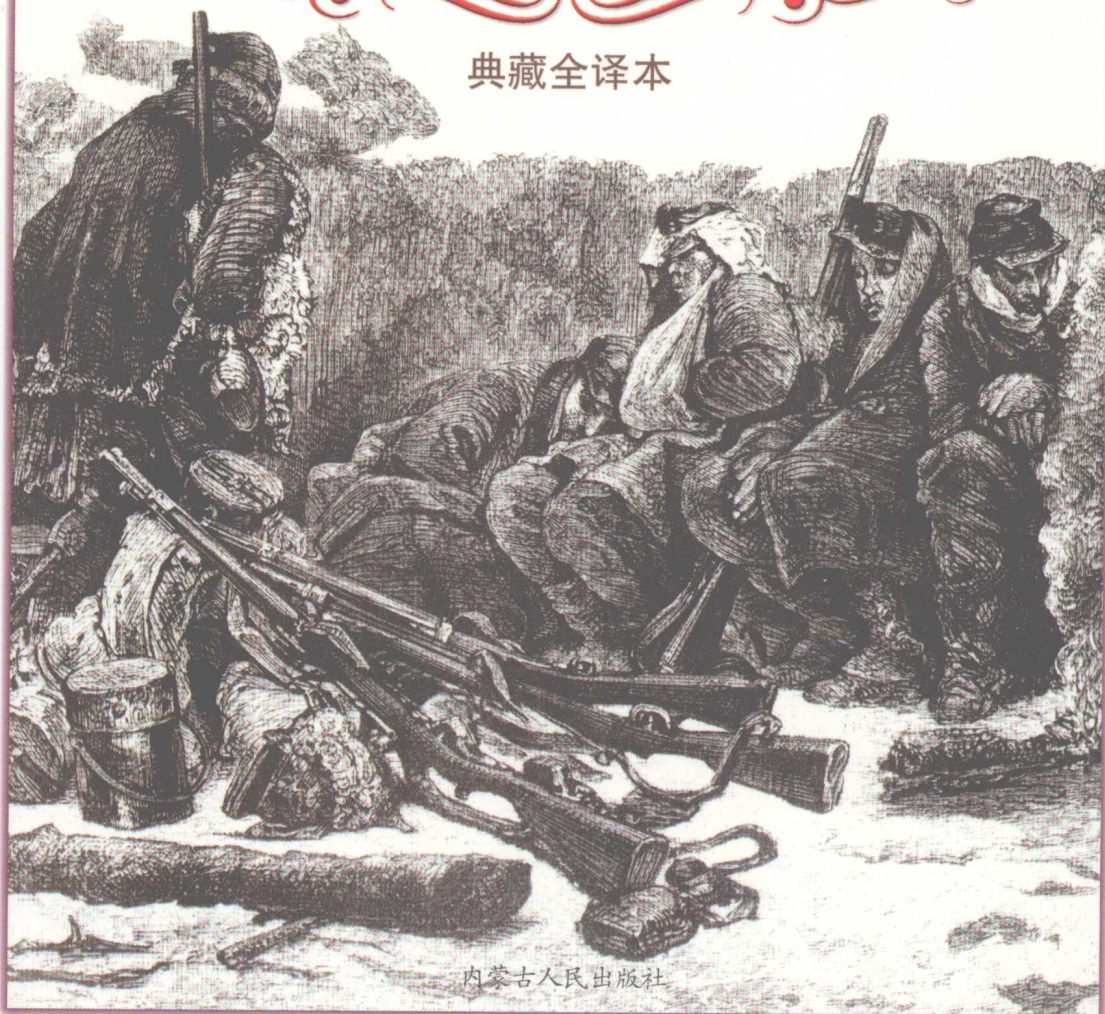
〔俄〕列夫·托尔斯泰

战争与和平_下

Война и мир



典藏全译本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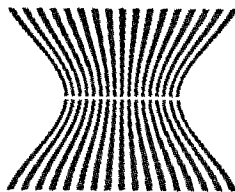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战争与和平_下

Война и мир

[俄] 列夫·托尔斯泰 著

文良 译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INNER MONGOLIA PRESS

莎士比亚 William Shakespeare
伏尼契 Ethel Lilian Voynich
柯南·道尔 Sir Arthur Conan Doyle
狄更斯 Charles Dickens
简·奥斯汀 Jane Austen
艾米莉·勃朗特 Emily Brontë
夏洛特·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ë
笛福 Daniel Defoe
哈代 Thomas Hardy
卡罗尔 Lewis Carroll
吉卜林 Rudyard Kipling
劳伦斯 David Herbert Lawrence
史蒂文森 Robert Louis Stevenson
斯陀夫人 Harriet Beecher Stowe
奥尔科特 Louisa May Alcott
马克·吐温 Mark Twain
杰克·伦敦 Jack London
欧·亨利 O. Henry
德莱塞 Theodore Dreiser
米切尔 Margaret Mitchell
海明威 Ernest Hemingway
费茨格拉德 Francis Scott Fitzgerald
凡尔纳 Jules Verne
莫泊桑 Guy de Maupassant
法布尔 Jean-Henri Casimir Fabre
大仲马 Alexandre Dumas
小仲马 Alexandre Dumas Fils
雨果 Victor Hugo
福楼拜 Gustave Flaubert
司汤达 Stendhal (Marie-Henri Beyle)
左拉 Emile Zola
巴尔扎克 Honoré de Balzac
都德 Alphonse Daudet
契诃夫 Антон Павлович. Чехов
普希金 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Пушкин
托尔斯泰 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
屠格涅夫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高尔基 Максим Горький
奥斯特洛夫斯基 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Островский
安徒生 Hans Christian Andersen
亚米契斯 Edmondo de Amicis
卜伽丘 Giovanni Boccaccio
柯洛迪 Carlo Collodi
格拉洛芙 Selma Lagerlöf
格林兄弟 J. L. C. & W. C. Grimm
歌德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茨威格 Stefan Zweig
塞万提斯 Miguel de Cervantes Saavedra
.....

目 录

第三卷

第九部.....	311
----------	-----

第四卷

第十部.....	349
----------	-----

第五卷

第十一部.....	419
第十二部.....	474
第十三部.....	499

第六卷

第十四部.....	522
第十五部.....	546
第十六部.....	575
第十七部.....	604

第三卷

第九部

第一章

西方军队从一八一一年年末起集结，加强武装；到第二年，有几百万的军队开始自西向东，朝俄罗斯边境靠近。同样，从一八一一年开始，俄罗斯也在边境集结军队。一八一二年六月二日，西方军队越过俄罗斯的边境，战争就样开始了。这是一个违反常理和人类天性的暴行，几百万人被卷入了战争，世上的法庭也没法对这罄竹难书的罪行——敲诈、背叛、偷盗、放火、打劫、做伪、造假币等，逐一记录和审判，而那时参与这些罪恶的人并没有把这视为一种罪行。

这场不同寻常的事件是怎么引起的？又是什么原因呢？那些单纯而又自信的历史学家只是天真地说，这是因为奥尔登堡公爵受到的伤害、大陆政策的破坏、拿破仑的雄心、亚历山大的执拗、外交家们的失误等。因此，好像只要梅特涅、卢米扬采夫或者是塔列兰在接见或宴会的时候多努力些，把公文写得再委婉一点儿，或拿破仑写信通知亚历山大：“好兄弟，我情愿归还奥尔登堡公爵的公国。”那场战争就不可能爆发了。

无疑，这个问题在当时看来确实是那样的。当然依拿破仑看，这场战争是由英国的阴谋导致的；而英国国会议员认为，拿破仑的雄心肯定是战争的祸根；但奥尔登堡公爵认为，战争的原因当然是附加在他身上的酷刑；对商人们而言，欧洲大陆政策的崩溃是引发战争的主要原因；对老兵和将军们而言，引发战争显然是想让他们有用武之地；当时的正统主义者却认为应该恢复“好的原则”但当时的外交家们认为发生这一切的原因是一八〇九年俄罗斯和奥地利联盟没有瞒过拿破仑和一七八号文件用词的不当。当然，除去这些，当时的人们认为就像有不可胜数的看法一样，还有很多的原因，这是非常自然的。而对于后人的我们而言，对这个事件的所有过程和明了可怕后果而言，这些原因是不充分的。就是由于拿破仑的雄心、亚历山大的执拗、英国的阴谋和奥尔登堡公爵受到的伤害而使几百万共同信仰基督的人们彼此厮杀、彼此伤害，这一说法我们是不能理解的。我们也无法猜出这些事件与杀戮和暴行的本身有什么样的关联：为什么那个公爵受到伤害，千千万万的人们就从欧洲的另一头来屠杀和消灭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人，同时也被这些人杀害呢？

对我们这些并不是史学家的后代而言，我们都有健全的思想，没有被钻研的程序所蒙骗。伴随着对战争原因钻研的进一步深入，我们又发现了很多原因；在我们眼里，这些个别的原因和一连串的原因也是正确的，然而和事件的总体相比又显得微不足道。从这方面讲，这些原因又是没有充分的证据的，同时这些原因要是没有别的因素的共同作用，也不会引起事件的发生，所以这些原因显然还难以令人信服。比如拿破仑拒绝撤军到维斯拉和交还奥尔登堡，这和一个法军是不是愿意服役也是因战争爆发而引起的；因为，可以想像一下，假如一个法国军士不愿意服役，第二个，第三个，甚至第一千个士兵和军官全都不肯服役，拿破仑的军队就会减少许多人，那么战争就不可能爆发了。

如果拿破仑不因为被要求撤到维拉斯而发怒才发出攻击，战争就不可能爆发；同样，假如士兵们全都拒绝二次服役，战争也不可能爆发；假如没有英国的阴谋，假如没有奥尔登堡公爵，假如不是亚历山大受到了羞辱，假如不是俄国的专制统治，假如不是法国的大革命与后来的帝国独裁还有法国革命的所有原因和条件，战争也是不会爆发的。当然，这些原因中如果少一个，一切都不会发生了；因此，只有这不计其数的原因共同存在的时候才造成了这个事实。所以，事件之所以引发就是因为它必然会发生，没有哪个因素是惟一的原因。就像几个世纪以来，一群群人自东向西和同类相互杀害一样，几百万人失去理智和人性，由西向东来杀害他们的同类。

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一句话好像就能决定整个事件是否发生了，但他们的行动却不是自主的，就像每个通过抽签或者征募而出征的普通士兵的行为一样。事实就是这样，没有这一系列的条件共同存在的话，即便只缺少一个，拿破仑和亚历山大的意志也不会实现，

一切也就不可能发生了。种种复杂的原因促使这几百万拥有真正实力的人，就是这些负责射击、运输给养和大炮的人必须执行这个他人的意志，虽然这些人没有真正的力量。

我们只能用历史宿命论来说明这些不合理性的事件，或者说，我们不能理解其合理性的事件。但是我们越希望理性地解释这些历史事件，就越感觉它们不符合情理与不可理解。

人人都为自己而存活于世，他用自由来达到个人目标，他可以靠所有的感觉去做或者不做一件事；但是他一旦做了某件事，这个在某一刻做完的行动就变成了历史，并且无可挽回。他在历史中就是不能自主，并且是命中注定了。

所有人的生活都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兴趣愈抽象就愈自由的个人生活；一方面是必须遵循种种法则的基本的群体生活。

人是自觉为自己而生活的，但是又经常不自觉地成为一件实现人类历史目标的工具。一切行为都是无法挽回的，而这一行动和同时产生的成千上万的行为联系在一起，就具有历史性的意义了。一个在社会上地位愈显赫的人，他对身边人群的影响就愈大，他每一个行动的注定性与必然性也就表现得更加明显。

“国王的灵魂被上帝掌握着。”

国王——历史的奴隶。

这意思就是，历史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生活，它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便是国王们生活的每一时刻。

虽然，在一八一二年，拿破仑更自信自己能决定他本国人民是不是需要流血牺牲，实际上就是他自认为按照个人的意志办事的同时，却被必然法则从没有过的紧密驱使着，强迫他为群体或是历史去完成那些一定要完成的事情。

就是因为很多偶然性的因素而聚在一起，才促使西方人们到东方来大肆残杀同类。对违背大陆政策的指责，奥尔登堡公爵的羞辱，对普鲁士的友好进军，法国皇帝和人民对战争的喜好，还有随准备的场合而来的引诱和对准备支出弥补的需求，还有他在德累斯顿所得到的让人陶醉的荣誉，还有当时本来是真心诚意地讲和却伤害到自尊心的外交谈判，还有很多类似这样不足挂齿的原因和当时的另外一些原因结合在一块儿，就导致了这场战争。

在一个苹果熟了以后从树上落下来的时候，它为什么要落下来呢？是因为地球有引力吗？是它枯萎了的茎吗？是太阳的曝晒吗？是它太重了吗？是被风吹落的吗？还是那个站在树底下的小孩儿想吃苹果了呢？

这都不是什么原因，这一切的发生只是任何有生命的基本的种种条件的偶合。认为苹果落下的原因是细胞组织衰退分解的植物学家和那个认为苹果落下来是由于他想吃并祈祷的结果的树下的小孩儿一样都是对的。说拿破仑到莫斯科去是他想去，他的灭亡是因为亚历山大希望他灭亡，这就像说一座百万吨的被挖空的大山被最后一名工人一铁锹挖得倒塌一样，这两者也不能判定是对还错。在历史上，所谓的大人物就像是标签一样和事件本身没有多大的联系，他们不过是这些事件命名的标签罢了。他们觉得自己是随心所欲的。但是从历史的角度看，他们时时刻刻都是不由自主的。他们的一切行动都和历史的进程密切相关，是已经注定了的。

第二章

第五月二十九日，拿破仑离开了德累斯顿。他在那儿已经住了三个星期，亲王、公爵、国王，甚至还有一个皇帝都围在他身旁，就像是一个宫廷一样。拿破仑在动身以前对那些应当受到宠爱的亲王、国王和皇帝都表示了抚慰，也批评了那些让他不太满意的国王和亲王。他将自己的珠宝和从其他的国王那儿弄来的珍珠宝石都赏给奥国皇后，并且还温和地拥抱她。虽然他把玛丽娅·路易莎当成自己的妻子，但是他留下的仍是忧伤的离别生活；然而他在巴黎这个时候还有一个妻室，也抛弃了好像无法忍受离别之苦的她。这都出自他们的历史学家之口。

虽然外交家们仍旧深信有可能和平并为此而努力工作，虽然拿破仑在写给亚历山大的信中把他称之为仁兄大人，并且再三保证说，他不希望爆发战争，他永远爱他，尊重他，但他还是动身去了军队。每到一处地方都发出新命令，让军队加速向东行进。在侍从、司令官和卫兵的拥护下，他坐在六匹马的四轮轿式旅行车上，顺着通往波森、托伦、但泽和肯尼士堡的大路往前推进。每到达一座城市，他都受到了成千上万人的热情欢迎。

军队迅速东进，刚刚换过的马车也拉着他朝东疾驰。六月十六日，他追上了军队，在维

尔科维斯基森林里一个以波兰伯爵起名的庄园里住了一晚，这是人们专门给他准备的住处。

翌日，拿破仑坐车经过军队去涅曼河畔。他穿上波兰制服站在岸边，观察过河的地带。

河对面是一望无垠的草原和一些哥萨克。草原的中间就是像斯基夫斯基一样的神圣之城莫斯科，亚历山大·马其顿到过的那个国家的首都，拿破仑下达了进攻的命令，这是出乎所有人的预期的，无论从战术还是外交上讲，都是不合情理的。因此他的部队第二天就横渡涅曼河了。

第十二日的早上，他从位于涅曼河陡峭的左岸上的帐篷里出来。他用望远镜看见自己的军队像一股洪流一样，从维尔科维斯基森林里冲出来，流过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士兵已经知道皇帝到这里来了，都焦急地寻找着，当看见那个没有带随从身穿常礼服、头戴帽子的人站在山上帐篷前时，他们大声欢呼：“皇帝万岁！”激动地把帽子抛向空中。但是，军队的洪流一直涌向大森林，顺着浮桥涌到了对岸。

“啊！皇帝到这儿来了，他一旦出马，莫斯科就一定完了。我们快离开！真的……皇帝已经来了……啊！皇帝万岁！瞧，美丽的亚细亚草原……可是那个国家真讨厌。波塞，再见。在莫斯科，我一定要留一座最好的宫殿，如果有一天，我做上了印度总督，我一定叫你做克什米尔大臣……啊！瞧瞧，这就是皇帝。我曾看到过两次，当时他还是一个小军士……还为老兵戴过十字勋章……万岁！”性格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的士兵们谈论着，他们充满了对皇帝的忠诚和热情，充满了对期盼许久的远征开始的欣喜。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

第十三日那天，拿破仑骑着一匹给他准备的阿拉伯纯种马，赶到横跨在涅曼河面上的一座浮桥。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不断地在两岸响起。拿破仑倾听着这些声音，因为他知道人们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戴的；可这也给他带来了种种烦恼，一阵阵欢呼声让他不能集中精力去想那些令他担忧的军事。转眼间，他已经跨过浮桥，来到对岸，拐了个弯，朝科夫诺方向疾驰而去。近卫猎骑兵在这样的气氛下更加高兴，他们奔跑着为他开出一条道路。不久，拿破仑赶到了广阔的维利亚河，在波兰枪骑兵附近停下了。

同样的场面也欢呼着：“皇帝万岁！”波兰人也狂热地欢呼起来，彼此拥挤着想见拿破仑一面。拿破仑好像没有听见这些狂喜的欢呼声一样只是认真地望着维利亚河。来到一段圆木前，他翻身下马，坐在那儿。他打了个手势，马上有人递给他一个望远镜。他把它放在一个满面笑容的年轻侍从的背上，专注地观察着对岸。接着，他低头看着放在圆木之间的地图，头也没抬一下地嘟囔了一句什么，他的两个副官马上向波兰枪骑兵疾驰而去。当他们一个来到时，他们听见队伍里都在彼此询问：“什么？他在说什么？”

拿破仑命他们找一个过河的浅滩。波兰枪骑兵上校大吃一惊，满脸通红，激动得说话都吞吞吐吐的。那是一位威武的老人，他问他能否带自己的枪骑兵直接游水过河。他请求着，好像一个想骑马的小孩似的，怕遭到拒绝，他希望能皇帝面前游过河去。副官委婉地回答说皇帝不会同意的。

但是，话刚说完，那个老军官就举起军刀，眼睛放光，高喊道“万岁！”命枪骑兵跟他来。他狠狠地用马刺刺了一下他的马，就跑到河边。他策马往水里走。可是马却踟躇不前。他丝毫不迟疑地跳进水里，竭力向湍急的深处游去。几百名枪骑兵紧随其后，一个接一个地跳进那又冰凉又可怕的河中心。队形乱了，他们从马上跌落进水里，彼此抓扯，极其混乱。一些马和人被水淹死了，余下的还朝对岸竭力游去。近处，大概只有半俄里，就有一个渡口。但是，他们却熟视无睹，显然觉得在拿破仑面前游水过河，虽然被淹死了但却感到是一种光荣。遗憾的是，那个坐在圆木上的人根本没有看他们。副官回来后，找了一个合适的机会讲清了情况，还请他注意波兰人对他的忠诚。这位身穿灰色常礼服的矮个子——拿破仑这才站起身来，把贝尔蒂埃叫到跟前，和他一边散步，一边发布指示，不时地看一看河里那混乱不堪的场面。他对这件事分散了他的精力感到很不满意。

他对此已经深信，不管是非洲还是莫斯科维利亚草原，甚至世界的各个角落，只要他都在人们处于忘我的狂热状态中，让人大吃一惊。他让人牵来他的马，返回了住处。

在派去援救船只的情形下，还有四十来个枪骑兵溺水而死。让人可笑的是，大多数人都被水冲到了出发的岸上。他们的游水过河只是徒劳一场的“忠心”。但是，上校和几个人却出人意料地游过去了，当他们吃力地爬到岸上，带着浑身的水，就高喊起来：“万岁！”他们幸福地、骄傲地、表情激动地看着那段拿破仑刚才坐过的圆木。

当晚，拿破仑发出两条命令：一条是快速把准备伪造的俄罗斯纸币送去，为尽早运到俄国；一条是命令枪毙那个试图泄露法军情报的撒克逊人。在此期间，他又加了一条命令，把那个游过维利亚河的波兰上校编入他自任团长的荣誉团，尽管在他看来那样的渡河方式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若想毁灭谁，就必须使他失去理智。

第三章

俄罗斯皇帝已经在维尔纳滞留了一个多月，几乎天天都在巡查与检阅军队大演习。尽管皇帝是特意从彼得堡赶来准备这场即将来临的战争的，可是过了一个多月还是没有一点儿准备，甚至没有一个总的作战计划。虽然提了很多计划，可是最后选择的时候却迟疑不定。而皇帝的到来，使选择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犹豫不决了。三支军队里各有各的总司令，却没有指挥三军的统帅。皇帝自己也没有权力担当这一重大任务。

皇帝身边的那些人只想着使皇帝高兴，却使皇帝忘了迫近战争。这就使皇帝逗留得愈长，对迫在眉睫的战争的准备就愈少。这有多可怕呀！很多大型舞会与庆祝活动在波兰的贵族、大臣和皇帝的主持下顺利地结束了。六月份以后，一个波兰侍从武官征得了皇帝的同意准备代表侍从武官为皇帝举行宴会和舞会。这一建议也被大家接受了。人们不约而同地都来募钱，并请来一位能得皇帝欢心的女人当女主持人。伯尼格森伯爵——一位维尔纳省的地主十分大方地提供自己坐落在郊外的别墅当会场。于是，六月十三日，在伯尼格森伯爵的别墅扎克列特举行有舞会、宴会、划船赛和焰火晚会的大型庆祝活动的事情就这样定下了。

而那一天，拿破仑却下达了横渡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锋部队打退了哥萨克，不久越过俄罗斯边境，来到俄国境内。而这个时候，亚历山大，拿破仑的“仁兄大人”，正欢度那场专门为他举行的舞会。

这是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夜晚；很多的美女聚在一起，即便是内行们也说是罕见的。别祖霍娃伯爵夫人，一个具有所谓俄罗斯式的美丽，跟着皇帝从彼得堡来的贵妇人，也参加了这个舞会。她得到了女人们所说的骄傲，她使波兰夫人们都显得黯淡无光，还惹人注目地和皇帝跳了一次舞。

此外，参加舞会的还有把妻子丢在莫斯科却说自己是单身汉的鲍利斯·德鲁别茨科伊。虽然他不是侍从武官，可是也为舞会捐了很多钱。他如今已经变成了一位富翁，赫赫有名，和那些身居高位的人不相上下；也不再需求什么庇护了。

已经是子夜十二点钟了，舞会还在继续。海伦没有找到理想的舞伴，就请鲍利斯跳了一个玛祖尔卡舞。在选第三对舞伴的时候，鲍利斯一面冷漠而绝望地看着海伦那从绣金黑纱长裙下露出的美丽、丰满的肩膀，一面谈着昔日的熟人。可是就在这时，他的眼睛一直盯着皇帝，或许连他本人都没有发现这点。皇帝没去跳舞，只是站在门口，偶尔叫住一些正在跳舞的人，对他们说一些只有他才会说出的关切的话语。

鲍利斯看见巴拉瑟夫，皇帝的一个亲信，在玛祖尔卡舞一开始的时候走到皇帝面前，在正和波兰的一位贵妇人谈话的皇帝身旁停住了，这是违反宫廷里的规矩的。皇帝困惑地看了看他，明白这样做或许有重要的事儿。他彬彬有礼地向那位妇人点了点头，转过身子面对巴拉瑟夫。皇帝在巴拉瑟夫刚开口说话的时候流露出吃惊的表情。接着他匆匆忙忙地拉起巴拉瑟夫的手，和他穿过了大厅。人们自然而然地为他们让出一条大约三俄丈宽的路来。鲍利斯还细心地观察到，当皇帝和巴拉瑟夫出去的时候，阿拉克切耶夫脸上露出一一种激动不安的表情。他紧蹙双眉，酒糟鼻子时不时地发出吸气声，从人群中竭力挤出来，想吸引皇帝的注意力。这个举动被鲍利斯发现了，原来他生气巴拉瑟夫没有经过他就直接把那个非常重要的消息汇报给皇帝，他还在妒忌他呢。

可是皇帝没有注意他，拉着巴拉瑟夫的手穿过大厅走向那灯火通明的花园。可怜的阿拉克切耶夫把手放在佩刀上，恶狠狠地望了望四周，跟随在他们的后边走了二十来步。鲍利斯还在跳舞，他有点儿不专一，冥思苦想着巴拉瑟夫带来了什么情况，怎么又会比别人提前知道这个消息呢。

最后他再也忍不住了，当轮到他挑选舞伴时，他借口说他想邀请波托茨卡娅小姐跳一支舞，这位小姐好像到阳台上去，然后他大步溜出了大厅，跑到花园里。突然，他看见皇帝和巴拉瑟夫向露台走去，就停下站了一会儿。此时皇帝和巴拉瑟夫一同向门口走去。鲍利斯假装来不及躲避，急忙毕恭毕敬地靠在门框上低垂着头。皇帝心情激动，好像受到了很大的羞辱，说了那句后来称之为名言的话：“不宣而战就进入俄罗斯！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呆在我国的土地上，我就绝不讲和。”鲍利斯感觉得到，皇帝说得非常快，皇帝对自己说出的话很满意，只是不高兴被鲍利斯听见了。

皇帝皱了皱眉头又说了一句：“别让任何人知道！”鲍利斯知道这是说给他听的，所以

就识相地闭上双眼，低下了头。皇帝又回到大厅里，在舞会上逗留了大约半个小时。

鲍利斯用这种方式提前知道了法国军队横渡涅曼河的消息。他以此在某些重要人物面前显示自己知道的消息快，抬高自己在别人心中的地位。法军已经横渡涅曼河的消息太出乎预料了，它比人们先前预计的时间晚了一个月，并且是在舞会上获悉的。皇帝在愤怒和受到羞辱的情况下说出的那句话居然变成了名言。皇帝自己也因为这句话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感情而欣赏它。刚从舞会上回来，皇帝马上召来希什科夫秘书，显然当时才刚刚凌晨两点钟，命他给军队下一条命令，并且给萨尔特科夫大元帅写一道手谕，再三要求在命令上写下“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呆在俄罗斯的领土上，我就绝不讲和”这句话。

第二天，他写给拿破仑这样一封信：

皇帝仁兄大人！我知道对陛下所承担的义务，而且我从来没有改变过。但是昨天我得知贵军已经越过我国领地，我深感惊讶。洛里斯东伯爵在提到这次进犯的时候，引用了通牒——那是由彼得堡送来的直至今天我才接到——从库拉金公爵为自己申请护照的时候，陛下就觉得我们彼此都有反感。巴萨诺公爵拒绝给他发护照的原因，绝不会让我料到我国大使申请护照居然使我国爆发了战争。其实，我并没有授权他提出那样的一个申请，这就像库拉金公爵声明的那样；恰恰相反，我刚听说，就明确地表示了我的不满，命他仍旧履行他过去的职务。我想这只是一个误会而已，陛下是不会为此让两国人民相互残杀的。假如你同意撤回军队，我们还是兄弟，我会忘掉已经发生的一切。不然的话，我和我的军队都会奋起反抗。可是，陛下，您是完全可以避免这场战争的。

第四章

第六月十六日，凌晨两点的时候，皇帝给巴拉瑟夫读了自己给拿破仑写的信以后，命他把这封信亲自交给法国皇帝，并又一次重复了他那句话：“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呆在俄罗斯的领土上，他就绝不讲和。”他再三命令巴拉瑟夫必须向拿破仑转述这句话。在写给拿破仑的信上，皇帝没有写这句话，那是由于他觉得，在进行和解的尝试中说出那句话毫无益处，但是他命令巴拉瑟夫必须亲自向拿破仑转告这句话。

第十三日夜里，只带一个号手和两个哥萨克的巴拉瑟夫动身了。拂晓时分，他们来到了涅曼河对岸的雷孔特村——法军的前哨阵地。他们一出现就让法军骑哨给抓住了。

巴拉瑟夫听见一位穿着深红色制服、戴着毛帽子的骠骑兵军官让他站住。可他并没有立即止步，而是信马由缰地继续顺着大路一步步地往前走。

他听见军士嘟囔着骂了一句什么，并皱了皱眉头，驱马拦住了他的去路，手里握着军刀，粗野地喊着自己——一位俄罗斯将军，问他聋了吗？巴拉瑟夫说出了自己是什么人，于是军士派了一个士兵去报告给长官。

后来发生的事情，令巴拉瑟夫深感侮辱。那位长官居然只顾跟他的同事们谈话，不去理睬他，甚至看都不看这个俄罗斯将军一眼。

想想他巴拉瑟夫身为皇帝的亲信，有崇高的地位，处处被人尊重，甚至三个钟头以前他还和皇帝谈过话。但是，现在置身于自己的土地上，居然受到这样的怠慢，这无法不让他感到惊诧。

太阳刚从乌云中升起来，空气中还渗透着潮气，十分新鲜。牲畜早被从村子里赶到了大道上。受到惊吓的麻雀唱着歌，一个又一个地从田野上飞向空中，就像喷泉里的泡沫一样。

巴拉瑟夫一面等待着军官，一面环顾着四周。而那些法国骠骑兵和他的手下也时不时地默然无语地互相打量。

第一位好像刚醒来的法国骠骑兵上校，骑在一匹漂亮健壮的大灰马上，在两个随从的陪同下从村里慢腾腾地走出来。无论是人还是马，都露出一副自鸣得意的样子。

军队依旧保持着训练有素的军容，像和平年代中等着检阅的时刻。可是那有意修饰了的装束，士兵们的脸上暗暗地渗透出的欢快，都预示了一场迫在眉睫的激战。这就是战争的初级阶段。

法国上校强忍着打哈欠的念头，是出于礼貌。他好像非常明白巴拉瑟夫的心意，于是领着巴拉瑟夫穿过自己的队伍向散兵线后边走去，还对他说，他谒见皇帝的心愿或许马上

就能实现，因为据他所知皇帝就住在不远处。

经过法国骠骑兵拴马的地方，经过雷孔特村，那里的士兵们一面向自己的上司行礼，一面从眼角扫视那俄国军人，最后他们来到村子的另一头。上校对巴拉瑟夫说，二公里之外便是师长的营地，将由他来负责接待巴拉瑟夫并把他带到皇帝面前。

太阳升起，照在鲜嫩的草丛间。

他们路过一个小酒店，来到店后的一座山前，刚想朝上走，一群骑兵从山下向他们迎面走来。走在最前边的那个人骑着一匹健壮的黑马，精美的马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人，头上戴着有羽毛的帽子，满头垂到肩上的黑发，身上是件大红的斗篷式的礼服，两条长腿像每一个法国人骑马的时候那样朝前伸着。他向巴拉瑟夫飞奔而去，帽子上的羽毛、身上的衣服，随风飘动，衣饰上点缀着宝石，闪闪发光。

这位骑马者和巴拉瑟夫只有两匹马的距离，法国上校尤里涅尔轻轻地但依旧恭恭敬敬地说：“那不勒斯王。”这个人全身戴满了珠宝，手镯、项链、戒指样样俱全，同时又有一张像演员一样的严肃的脸。他就是那个被称之为那不勒斯王的缪拉。事实上缪拉并非真正的统治着那不勒斯，但是人们都这样称呼他，他也认为他真的是，因此更庄重而且摆出派头来了。他深信他就是那不勒斯王。离开那不勒斯的前一天晚上，他陪妻子在城里散步，某些意大利人向他喊道：“国王万岁！”他有些悲伤地笑了笑，转过头来对妻子说：“可怜的人们啊！他们不知道明天我就和他们分别了！”

尽管他沉溺于自己是不那勒斯王的美梦里，为他的臣民对他的离开露出的伤感表示同情，可是当不久前他奉命召到军队里，特别是在丹泽见到拿破仑以后，他那高高在上的小舅子对他说：“我封你为王不是让你按自己的方式统治而应当按照我的意思来统治。”于是他高兴地同意了，又干起他的老行当来。他目前的情况就像一匹套在车辕里的马，刚长了一些肉但并不壮，被装饰得很华丽，兴致勃勃地跑在波兰的大路上，尽管他自己不知道去什么地方和为什么要去。

刚见到俄罗斯将军，他的君王姿态马上露出来了，把他长满垂在肩上黑发的头高昂起来，用探询的目光望着法国上校。上校马上用一种严肃而又恭敬的语气向这位陛下转告了巴拉瑟夫的使命，可是提起巴拉瑟夫的姓氏时他迟疑起来。

“巴拉瑟夫！”国王大声说道，快速地结束了上校的难堪，“认识你真高兴，将军。”他又以君王特有的仁慈姿态说了一句。国王只要大声说话并且说得快起来的时候，他那副有意装出的庄严面孔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那特有的亲昵温柔的话语。他甚至用他的手去抚摸巴拉瑟夫坐骑的鬃毛。

“形势怎么样，将军，看样子战争快要爆发了。”他说，好像对自己无法判断战局有点儿不甘心。

“陛下，”巴拉瑟夫回答道，“陛下，您肯定知道，我们的皇帝不希望打仗。”巴拉瑟夫不住地用“陛下”这两个字，这对那位被称呼者而言是很新鲜的。但是实际上过多地用它却有点儿做作了。

但是巴拉瑟夫这么说话，使缪拉有点儿忘乎所以了，甚至脸上也露出了愚蠢的满足神气。可是为王者一定要尽其义务，想起他身为国君和盟友的身份，他觉得应当和这位来自于俄国的使臣谈论一些军机大事，因此他翻身下马，走上前去亲热地拉起巴拉瑟夫的手，和他的侍从们走开一段距离，慢慢地走着，同时尽量找一些有意义的话来说。当提到俄国提出法军从普鲁士撤出军队一事的时候，他说拿破仑皇帝把这当成是一种耻辱，特别是俄国又把这一要求公开了，更有助于法国的尊严。巴拉瑟夫说：“我们还……”

缪拉插嘴说：“如此看来，亚历山大皇帝并没有参与这件事？”他问，脸上露出一贯温和而又愚蠢的微笑。

巴拉瑟夫开始说一些话，以证明是拿破仑引发了这场战争。“噢，亲爱的将军，”缪拉又打断了他的话，“我很不赞同打仗，衷心地希望两国能够达成和议。”他说话的语调好像是站在圈外看见他们的主人在吵架，可是仆人之间却愿意做好朋友。然后，他问了一些比如像健康之类的问题，回忆了他们在那那不勒斯共同度过的愉快时光。但是很快，他好像明白了自己应当表现出国王的尊严，于是是一本正经地挺直了身子，摆出一副行加冕礼的姿势，挥着右手说：“我走了，将军，祝你一切成功。”于是，他像来的时候一样，带着浑身的珠光宝气，任随他那美丽的羽毛和红斗篷飞舞着，向那些侍候他的随从走去。

巴拉瑟夫驱马前行，他知道，根据缪拉的话来推测，他不久就能见到拿破仑了。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在又来到一个村子里的时候，他像上一次那样被粗野地拦住，又被一个军长副官带到村子里去见达乌元帅。

第五章

达乌是阿拉克切耶夫那一种人，他不惧怕死亡，却以残忍来表现自己对主人的忠心。这样的人之所以存在，并能长久不衰，关键是国家机体中需要有这样的人，这就像自然界中除了羊、鹿这些善良的东西之外，也少不了豺狼。尽管这好像听上去有点儿不合情理，可是只有这样才能面对一个拉拽掷弹兵的胡子，本能的，面对危险不知所措，毫无教养，残忍，又不是近臣的阿拉克切耶夫能够在亚历山大——性格温柔，像骑士一样品格崇高的皇帝手下掌握这么大的权力而不觉得吃惊。

达乌元帅在一所农舍的棚屋中见巴拉瑟夫。那里面漆黑、肮脏、设备简陋。他不是找不到更好的住处，而是他不想这样。他愿意置身于最阴暗的角落中。只有这样，他才觉得他能成为更加可怕的人，所以他总是勤奋地忙着做事。

当巴拉瑟夫被带进来的时候，他正坐在一只木桶上低头查账，身旁有一个副官。他的脸上露出那样的神情，好像在有人说：“看看吧，在这样的环境下工作，哪儿还奢求幸福！”他的爱好就是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中。当他看见巴拉瑟夫的时候，却更投入于自己的那份工作了，只是从眼镜后边看了看这位俄国将军。巴拉瑟夫还沉溺于早晨和缪拉谈话的快乐之中。那个美好的早晨使他的脸上充满了活力。而达乌却一动不动都没有动，更不要说站起来了，他的眉头皱得更紧了，脸上还露出了一个恶意的冷笑。

达乌从巴拉瑟夫的脸上看到了他这一手给人留下了不愉快的印象，就抬起了头，冷冰冰地问他来有什么事。

巴拉瑟夫受到这样的接待，早晨的喜悦已经烟消云散了。达乌好像注意到了他的不快，总算抬起了头，问他有什么事。达乌的声音还是那么冷淡。巴拉瑟夫竭力想给自己找一个理由，他想或许他们不知道他是亚历山大的亲信，是被派来见拿破仑的使者，因此受到了冷遇。他急忙说出了自己的官衔与使命。但是，达乌却更粗暴了，更明显地表现出冷漠和无礼。他又完全想错了。达乌冷冰冰地说：“把公文给我。我会呈交给皇帝的。”

巴拉瑟夫不希望是这种结果，他再三强调奉命要当面交给拿破仑。

但是，达乌根本不理解他的话，生硬地说：“你们皇帝的命令在这儿是没权利执行的。在这儿您只能按照我们的命令去做。”

达乌看见巴拉瑟夫还是那么执拗，就派副官去把值班军官找来。这下给了巴拉瑟夫一个很大的压力。

巴拉瑟夫难为情地拿出装着皇帝信件的公文包，放到一扇上边还带着门环的门板上。达乌掏出公文，看了上边的字。

巴拉瑟夫竭力想保全自己的尊严，他有气无力地说：“您有权利选择怎么对待我，可是我想警告您，我是皇帝陛下的高级侍从武官……”

但是，他的话没有再继续说下去就被达乌那默默的但却非常冷淡的一瞥给打断了。

达乌颇有兴致地思索着巴拉瑟夫的某些激动与自己的满足。

“您会受到您要求的接待。”达乌撇下这样一句，拿起公文包，走了。

达乌的副官德·嘎斯特列一分钟以后进来了，他带巴拉瑟夫去了给他准备的住所。

接待巴拉瑟夫的“宴会”是在达乌的棚屋里举行的，餐桌当然是那张搭在木桶上的门板。

第二天早上，巴拉瑟夫又被达乌请进了棚屋。他被一本正经地告诫：留在这儿等待和行李车一同前行；未经允许，除了德·嘎斯特列先生，不得和任何人说话。

整整等了四天，在此期间，孤单、寂寞、被人支使、卑下的感觉攫住了他。以前那种在名声显赫的圈子中的生活好像一场梦一样。巴拉瑟夫自己也在怀疑是否在梦中，也许第二天早晨醒来，一切又如从前了。他坐在行李车上和法军走了几站地以后，那种被轻视、受支配的感觉更强烈了。最后，他被送到了那个四天前他离开了的那个城市——维尔纳。

到第二天，巴拉瑟夫彻底摆脱了被蔑视的感觉。那一天，拿破仑的高级侍从杜伦伯爵要来见他，并向他转告了皇帝将要见他的命令。

拿破仑在维尔纳的一个宅子里接待了巴拉瑟夫。就是在这个宅子里，巴拉瑟夫曾受亚历山大的派遣去别处；这个宅子，巴拉瑟夫在四天前还被占领过，当时门外是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岗哨，而如今不同以往了，两个身着开襟蓝色制服、戴着毛皮帽的掷弹兵分别站在门外。台阶前边围着拿破仑的坐骑和他的马，木留克兵鲁斯坦的旁边有一队骠骑兵和枪骑兵。他们在迎接拿破仑出现。此外还有一些穿着华丽的侍从武官、少年侍从和将军们。

第六章

巴拉瑟夫对于宫廷宏伟庄重的排场已经习以为常了，可是拿破仑行宫的奢侈华丽还是让他非常惊讶。

巴拉瑟夫被带进一个大接待室里。很多将军、宫廷高级侍从和波兰大富豪已经等在那儿了。他们当中许多人巴拉瑟夫曾经在俄罗斯皇帝的宫廷中看到过。从久罗克的嘴里知道，拿破仑将在散步以前召见他。

巴拉瑟夫等了一会儿以后，值班侍从官走进来请他跟他走。

侍从官带巴拉瑟夫来到一个比较小的接待室里。里面有一个门通到书房，在这间书房里亚历山大赏赐给巴拉瑟夫使臣的职务。大约过了二分钟，传来一阵急促的走路声，书房门开了。短时间的寂静之后书房中又响起一阵稳健而又有规律的脚步声，这是拿破仑。皇帝身穿蓝色的制服，里边的白背心露出了下摆，服帖地裹在他那滚圆的肚子上，一条白鹿皮裤被他粗壮的两腿裹得紧紧的，脚登一双长筒靴，一身骑士的打扮。不难看出他的短发是刚理的，在宽宽的额头中央还留着一绺因不细心而留下的头发。他的脖子很粗，半突出在黑制服的领子里，身上散发着香水味儿。他的下巴棱角显明，尚显年轻的脸上带着亲切而又庄严的表情，那是皇帝召见臣民的时候一贯的神情。

拿破仑忧心忡忡，每走一步都迅速地颤动一下，他略微抬起下颌，使他的头看上去有些向后仰，肩膀宽宽的，身材肥胖，昂首挺胸，在前边形成了一道曲线。

他就像所有精心保养的四十岁的中年人一样具有优雅、庄严的神情。

巴拉瑟夫急忙向他深鞠了一个躬。拿破仑点头以示回答，走到巴拉瑟夫的身边，继而又说了起来。他那么急着说话，好像他的每一分钟都用黄金铸的一样。他无须准备，确信自己要讲什么并且会说得有声有色。“您好！将军！”他用那双大眼睛看了看巴拉瑟夫的脸，“您带来的亚历山大皇帝写的信，我已经读完了。很高兴在这儿认识您。”拿破仑说完以后，日光就立刻转移开了。

显然，巴拉瑟夫觉得他对自己毫无兴趣。巴拉瑟夫认为，拿破仑只关心他心里想的，除此之外一切都对他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坚信世界上的一切都得取决于他的意志。

拿破仑简明扼要地讲述了对俄罗斯政府不满的原因，然后他强调自己不管在过去还是现在都不希望发动战争。他说：“是人们强迫我用武力的。可是直到今天，是的，直到今天，”他又说了一遍，“我还很希望接受你们能给我的任何解释。”

巴拉瑟夫从拿破仑说话时的平稳、温和的语调中相信法国皇帝也是希望安宁，希望并乐意进行讲和的。

“陛下！”巴拉瑟夫在拿破仑说完话以后开始说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说了上百遍的话。他见拿破仑在看自己，目光中有疑问，这让他感到心慌。拿破仑脸上带着笑容，开始看着巴拉瑟夫的制服和军刀，好像在对他说：“冷静一下。”巴拉瑟夫的心平静了，开口说话了。他说，亚历山大皇帝认为库拉金申请护照的事情构不成引发战争的理由。库拉金的行为是没有经过皇帝认可的。亚历山大皇帝不希望发生战争，这与英国也没有任何联系。

忽然，拿破仑说了一句“还没有”，他紧皱双眉，好像在摆脱自己感情的控制一样。

他点了一下头，让巴拉瑟夫接着说。

巴拉瑟夫说完他奉命要说的话以后舒了一口气，然后他又重申亚历山大皇帝对安宁的希望，希望进行谈判不再打仗，可是有个条件，也就是……他说到这儿的时候迟疑了，那句亚历山大皇帝再三要求写在给萨尔特科夫的圣谕中的话，在给拿破仑的信中没说，却一再强调必须得转告拿破仑。巴拉瑟夫清清楚楚地记着这句话：“只要还有一个武装的法国人呆在俄罗斯的领土上，我就绝不讲和。”这句话时时刻刻都在他的耳畔回荡，而此刻，他却不知道该怎么说出来。一种混杂着恐惧的复杂感情攫住了他。他欲言又止，又犹豫了，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条件是法国军队必须撤退到涅曼河的对岸。”

拿破仑发现巴拉瑟夫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心烦意乱。他知道他瞒着一些事情，并猜测问题相当严重。他打了个冷战，左小腿开始不停地颤抖。拿破仑伫立在原地，说话声比刚才更响亮更急促了，表现出他心里的激动。巴拉瑟夫一边听，一边不止一次地低垂下眼睑，窥视拿破仑左小腿的抖动。

他惊讶地发现，拿破仑的语调愈高，腿抖得愈快。

拿破仑大声说道：“我和亚历山大皇帝一样希望安宁。十八个月里，我做的一切都是为

了安宁。为了进行谈判，我已经等待了十八个月。您还想叫我做什么？”他皱了皱眉头说，又白又胖的小手打了一个有力的手势以表达他的疑问。

“陛下，把您的军队撤回到涅曼河的对岸。”巴拉瑟夫说道。

“涅曼河。您现在是希望撤过涅曼河，只是涅曼河吗？”拿破仑说完，看了看巴拉瑟夫。巴拉瑟夫急忙恭敬地低下了头。

拿破仑想到四个月以前还让自己撤离波美拉尼亚，而现在只求撤出涅曼河，于是猛地转过身子，在屋子里走来走去。

“先生，都是为了谈判，您曾要求我撤过涅曼河，但两个月以前您还要求我退过奥德河和维斯纳河呢。”

他一直默不作声，从屋子的一角走到另一角，接着又在巴拉瑟夫的对面停下来。他好像是一尊雕像，神情严肃，左腿也比刚才抖得更快了。拿破仑知道自己左腿的这种抖动，就像他后来所说的我的左小腿抖动是一个伟大的预兆一样。

“退过奥德河和维斯纳河这些提议，可以对巴登斯基亲王这些人说，而别对我提出这些意见。”拿破仑出乎自己意料的几乎是叫出了声，“我绝对不会接受这些条件，哪怕你们把彼得堡和莫斯科送给我。难道是我引起战争的吗？不，是亚历山大皇帝先到他的军队里去的。我已经开支了几百万，而你们也看出了你们和英国联盟对你们的不利，这时候你们才提议和我谈判的！那一开始你们为什么要与英国联盟呢？这有利于你们吗？”他着急地说。很明显，他已经偏离了谈话的主题。他只是一个劲儿地表明自己的正确与自己的强大，还有亚历山大的错误与荒唐，而不再谈论安宁的利处与可能性。

他这番话的意思非常明了，就是在说明他占着有利的形势，而且也表明，虽然这样，他还是赞成谈判的。但是他这样说起来，就渐渐偏离了自己的本意。

后边的话肯定是抬高自己，羞辱亚历山大。这是他一开始会见时最不喜欢做的事，但是他却做了。

“听说，你们和土耳其已经讲和啦？”

巴拉瑟夫点了点头，以示肯定。

“签了和约……”他刚开始说话就让拿破仑给打断了。像是娇纵惯了的人经常有的那样，他看起来只想一个人发表议论，遏制不住的暴躁让他口若悬河地说个不停。

“是的，我知道，你们还没有得到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这两个省，就跟土耳其签下了和约。就像我把芬兰给你们的皇帝那样，我也可以把这两个省份送给他。是的，我曾经也许诺把这两个省送给亚历山大皇帝，但是现在不可能了。本来他可以像叶卡捷琳娜大帝一样，只是一个朝代，他就能把俄罗斯从波的尼亚湾扩充到多瑙河口，假如他把这两个省份并到他的帝国的版图内的话。”拿破仑愈说愈激动，他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又把他在基尔西特亲自对亚历山大说的话一字不落地转告给巴拉瑟夫，“他本来可以靠友谊得到一切的。啊！多好的时代，多好的时代啊！”他说了好几遍，接着就停了下来，拿出衣兜中的金质的鼻烟壶，贪婪地吸了几口。

“亚历山大的王朝原本是可以成为美好的朝代的！”

他非常遗憾地看了看巴拉瑟夫。巴拉瑟夫刚要说什么话，但是却被他匆忙打断了。

“他还想得到什么呢？莫非他还能得到在我的友情中无法找到的东西吗？”拿破仑迷惑不解地耸了耸肩膀，说，“不可能。他觉得身旁围满我的敌人是再好不过的。瞧瞧那都是些什么人？”他继续说，“他召集到身旁的全是施泰因、阿姆菲尔德、贝尼格森、温岑格罗德这些人。施泰因是个被驱逐的叛徒，阿姆菲尔德是个流氓和阴谋家，温岑格罗德是个流亡的法国人；比较起来，只有贝尼格森更像是一名军人，但也是无能之辈。他在一八〇七年没有什么作为，只能使亚历山大皇帝想起可怕的往事……我们就假设他们还是非常能干的，能给我们出力的。”拿破仑继续说，他的话跟不上他那源源而来证明他正义和力量的思想，“但是他们都不起什么作用，不管是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年代。听说这些人当中，巴尔克雷是最优秀的，但是从他一开始的行动中根本看出来。普弗里只知道不断地提意见，阿姆菲尔德只会滔滔不绝地争执，贝尼格森只是一味地研究，巴尔克雷只能奉命执行却没有自己的主张。时间就这样被他们毫无意义地浪费了。瞧瞧，他们都在做什么，这些大臣都在干什么呀！只有巴格拉季翁是一名军人，虽然他非常愚蠢，但是他富有经验，有远见，也有决心……在这些不成体统的人中，您这位年轻的皇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他们只是连累他，败坏他，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卸到他身上。皇帝只有作为一名军人应当加入到军队中来。”他说道，显然这是针对亚历山大皇帝的直接挑战，因为拿破仑知道亚历山大很希望自己能当一个军事统帅。

“战争爆发才一个星期，但你们连维尔纳都守不住，你们被分为两半，还被轰出了波

兰的各个省区，并且你们的军队也不停地埋怨。”

“不，陛下，正相反，”巴拉瑟夫说，他几乎忘了他听见的话，只是一味地想着一些连珠炮似的言词，“我们的军队斗志很高。”

“我知道，”拿破仑又把他的话打断了说，“我全知道，就像知道自己的军队一样知道你们队伍的人数，你们的人数不到二十万，但我却有三倍的数目。说实话，”拿破仑说，忘了这种大实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对你说句实在话吧，我在维斯杜拉河这儿有五十万人的军队。土耳其人毫无用处，更不会帮你们的忙，他们愿意和你们讲和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瑞典人他们注定要由一个疯子来统治，他们以前的国王是个疯子，于是他们就换了一个伯尔纳多特为王，很快，他也发疯了。所以只有像瑞典人那样的疯子才能和俄罗斯联盟。”拿破仑心怀恶意地笑了一下，又把他的鼻烟壶举了起来。

巴拉瑟夫想说话，他知道该怎么反驳拿破仑的那些话，但是他每次想说话却总是被拿破仑打断。譬如说瑞典人的发疯，巴拉瑟夫想说，在俄罗斯支持它时，它只是一个孤岛；但拿破仑的一声吼叫就盖过了他的声音。此刻拿破仑已经陷入了一种狂暴状态中，为了证明他是对的，他只能滔滔不绝地说。巴拉瑟夫开始有点儿为难了，作为一名使者，他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看法，以免有失尊严；但作为一个人，他当着淹没在愤怒中的拿破仑的面又有点儿退缩了。他知道拿破仑的话没有任何意义，即便他自己清醒以后也会为此而感到惭愧。巴拉瑟夫站在那里，低垂下眼睑，望着拿破仑两条不停移动的粗腿，尽可能地避开他的目光。

“你们这些同盟者对我而言又有什么关系呢？”拿破仑说，“我也有波兰人当盟友，他们有八万人，打仗时就像狮子一样凶猛，他们也将要有二十万人了。”

或许是由于这句谎话太明显，而巴拉瑟夫还是默不作声，平心静气地站在跟前，他更生气了。他忽然转过身子，凑到巴拉瑟夫的面前，一边大叫，一边用一双白手迅速而又有力地打手势。

“告诉你，你们胆敢唆使普鲁士来反驳我，我一定把它从欧洲的版图上擦掉！”他恶狠狠地说，面色惨白，神情因气愤而变得难看，他还用一只使劲儿地拍打另外一只手，“那么，你们的命运就是被赶过德维纳河的，被赶过第聂伯河，保护你们的防线也会再次建起来，它的毁灭原本就是欧洲的过错和愚昧。是啊，这就是你们疏远我遭到的报应。”说完以后，他又在室内一声不吭地走来走去，他那厚厚的肩膀不停地抖动着。他把鼻烟壶放到背心的衣兜中，再拿出来，反复几次放在鼻子前，接着站在巴拉瑟夫的身边。他沉吟了一会儿以后，用嘲讽的目光直视着巴拉瑟夫，并用一种冷静的声调说：“但是你们的皇帝本来可以有一个多么美好的时代啊！”

巴拉瑟夫觉得应当驳斥了，就说，从俄罗斯方面看并不认为局势那么糟。而拿破仑显然并未听他说话，仍然嘲讽地望着他，一言不发。巴拉瑟夫又说，俄国对战争非常乐观，希望有一个最好的结局。拿破仑只是故作宽容地点了几下头，似乎在说：“我知道，您的责任让您必须这么说，但是您自己都不相信这番话，我已经把您给说服了。”

巴拉瑟夫讲完以后，拿破仑又掏出他的鼻烟壶，放到鼻子上闻了一下；作为一种暗号，他又用脚在地上踩了两下。门被打开了，一个侍从毕恭毕敬地弯着身子把皇帝的帽子和手套递过来，另一个把手帕递上来。拿破仑转身面对巴拉瑟夫。

“代我向亚历山大皇帝保证，”他一边说，一边拿起帽子，“我依旧一如既往地忠实于他，我很了解他，崇拜他高贵的品质，不耽误您了，将军，您不久就会收到我给皇帝写的回信了。”

接着，拿破仑急急忙忙地走到门口，人们也都跟在后边离开了接待室，走下了楼梯。

第七章

拿破仑说了那番话，又发了很大的脾气，最后还冷冰冰地撇下一句：“不耽误您了，将军，您不久就会收到我给皇帝写的回信了。”在此之后，巴拉瑟夫认为拿破仑肯定不想再见到他，甚至会避开他这个受到羞辱的使者，主要是因为他亲眼看到了他有失体统的发脾气。但是，他当天就从久罗克那儿接到了皇帝的宴会请柬，这让巴拉瑟夫大吃一惊。

贝歇尔、科兰库尔和贝尔蒂埃也参加了这个宴会。

拿破仑愉快地接待了巴拉瑟夫，他不但没有因为自己在早晨发脾气而感到惭愧与自责，正相反，他还竭力地安抚巴拉瑟夫。显然，拿破仑深信自己不可能犯错，在他眼中所

谓的好，并不是因为符合什么是与非的标准，而只是因为那是他自己做的。

皇帝骑马游览了维尔纳城以后，心情非常愉快。整个城里的人们都高兴地欢送他。穿过的每条街道上都挂出了毛毯、旗子和有他名字的花字。波兰的妇女们也挥动着手帕向他表示敬意。

吃饭时，拿破仑让巴拉瑟夫坐在他的身旁，他不但对巴拉瑟夫非常温和，而且还把他视为朝臣中赞同他的计划并为其的成功庆贺的一员那样对待他。谈话的时候，他提起了莫斯科，于是他就向巴拉瑟夫询问关于俄国都城的情况。他不但像一个旅行家那样，对一个打算去游览的新地方有强烈的好奇心，而且那种表情让人深信，作为一个俄国人，巴拉瑟夫一定在为他这种好奇心而感到荣幸。

“莫斯科有多少居民？有多少房子？莫斯科确实是被称之为神圣之城莫斯科吗？莫斯科有多少座教堂？”他问。

知道莫斯科有二百多个教堂以后，他说：

“怎么会有这么多教堂呢？”

“俄国人的信仰是非常虔诚的。”巴拉瑟夫答道。

“但是，很多修道院和教堂原本就是一个民族堕落的表现。”拿破仑说完回头去看科兰库尔，希望获得他的认同。

“各国都各国的习俗。”巴拉瑟夫礼貌而又委婉地表示不赞成皇帝的看法。

“但是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不会有那种情形。”拿破仑说道。

“请陛下原谅，”巴拉瑟夫说道，“除了俄国，还有西班牙，那里也有许多教堂和修道院。”

巴拉瑟夫这句话暗示了法国人最近在西班牙吃了败仗，这让巴拉瑟夫在回国讲述的时候，得到了亚历山大朝廷的高度评价，但是在拿破仑的餐桌上，这句话根本不受欢迎，也没有引起什么注意就悄然过去了。

从元帅们的表情中能够看出他们对巴拉瑟夫的这句话困惑不解，不知道是暗示什么。他们的神情好像在说：“真听不出这句话有什么俏皮之处，或许是根本就没有或者是听不出来吧。”这句回答这么不知趣，拿破仑却没有理会，还幼稚地问巴拉瑟夫，从这儿去莫斯科的近路都路过哪些城市。一直保持警惕的巴拉瑟夫说：“就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条条大路也全通莫斯科，路有许多条，其中就有查理二世选的路过波尔塔瓦的那条。”巴拉瑟夫说完，因为这句巧妙的回答，高兴得涨红了脸。但是巴拉瑟夫刚说到后边的“波尔塔瓦”，科兰库尔便打断了他的话，谈论起彼得堡和莫斯科之间那条道路的不好走以及他在彼得堡的生活。

吃完饭以后，他们都来到了拿破仑的书房中喝咖啡，这儿四天前还是亚历山大的书房。拿破仑坐了下来，手里摆弄着塞弗尔咖啡杯，并示意巴拉瑟夫在他身旁的椅子上坐下。

人们都有一种大家熟悉的饭后心情，它比所有理性的原因更使人自我陶醉，想把所有的人都当成他的朋友。这样的心情在拿破仑的身上表现得最明显。他好像觉得身边的人都崇拜他，甚至他还相信，一顿晚饭过后，巴拉瑟夫也成了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于是拿破仑带着愉快而又略微嘲讽的微笑面对他。

“有人说亚历山大皇帝曾在这个房间里住过，将军，很奇怪吧？”他说，他相信自己的话完全可以证明他胜过亚历山大，显然，他深信自己的话会让对方不愉快。

巴拉瑟夫无语可说，只是默然不语地低下了头。

“是的，四天前，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温岑格罗德和施泰因还在开会商量问题。”拿破仑带着嘲讽而又自信的笑继续说，“我真不明白，亚历山大为什么把我个人的仇恨都留在身边，我真不明白，难道他就没有想过，我就不会也这么做吗？”他困惑地问巴拉瑟夫，显然这又引起了他的早晨的怒火，他现在还记忆犹新。

“我想让他知道，”拿破仑一边说，一边推开咖啡杯，站起身来，“我要把他亲属，包括符腾堡的亲属、巴顿的亲属、魏玛的亲属们统统赶出德国。是的！我要把他们统统赶出去，让亚历山大在俄国为他们准备收容所吧！”

拿破仑没有注意到巴拉瑟夫低下了头，显然是在表示他想告辞，只是由于他必须听才勉强听下去的。拿破仑已经不再把巴拉瑟夫视为敌方的使者看待了，而把他当成一个完全忠实于自己、并且因他的故主蒙受羞辱而高兴的人。

“亚历山大为什么要指挥军队呢？这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他的职责是做皇帝，而不是指挥军队。战争是我的一种职业，他为什么要承担这个责任呢？”

但是，拿破仑又掏出鼻烟壶，默不作声地在室内转了几圈，接着忽然在巴拉瑟夫面前停了下来，带着淡淡的微笑，似乎他在做一件不但他觉得重要，而且也会让巴拉瑟夫感到



高兴的事一样自信、快速而又自然地把手举到那个四十岁的俄国将军的脸上，揪着他的耳朵，温和地拽了一下，接着嘴边露出了笑容。

被皇帝拽耳朵，在法国的宫廷里，被视为无比高尚的荣耀与宠爱的表示。

“亚历山大的臣子和崇拜者，你为什么一句话都不说啊？”他说，似乎当着他的面，作为其他人的臣子和崇拜者是非常荒谬的，在这儿，每一个人只能是他的臣子和崇拜者。

“将军的马准备好了吗？”他又说了一句，并略微点了一下头，以示回答巴拉瑟夫的鞠躬致意。“叫他骑我的马吧，路特别远……”

巴拉瑟夫带回来的是拿破仑写给亚历山大皇帝的最后一封信。巴拉瑟夫把见面的整个经过都一五一十地禀报了亚历山大皇帝。就这样，战争开始了。

第八章

在莫斯科，与皮埃尔见了一面以后，安德烈公爵便到彼得堡去了，他希望在那儿能见到阿那托利·库拉金公爵，但是他只对家人说有事要去办。来到彼得堡以后，他才知道库拉金已经离开那里了。这是由于皮埃尔事先通知了他的内兄，说安德烈公爵在找他，因此阿那托利就从陆军大臣那儿弄到一个职位，马上动身到摩尔达维亚去任职了。在彼得堡，安德烈公爵这个时候也遇到了对他一直很有好感的旧长官库图佐夫将军。库图佐夫将军让安德烈公爵陪同他一块儿去摩尔达维亚的军队，这位老将军已经成了当地驻军的总司令。因此安德烈公爵就接受了在总司令部任职的任命书，也去土耳其了。

安德烈公爵认为假如没有什么别的新理由而主动向库拉金提出决斗的话，会损害洛斯特夫娃伯爵小姐的名声。所以他觉得不应当写信要求库拉金决斗，于是他就到处去寻找库拉金以便找一个借口和他决斗。可是因为库拉金在他到达不久就回到俄国去了，所以他在土耳其的军队里也没有看到库拉金。在一个新的国家和一个新环境中，安德烈公爵觉得轻松了很多。从未婚妻背叛以后，曾经在他看来十分幸福的生活环境，现在却令他感到万分痛苦：他一直珍视的自由和独立，却只能让他痛苦。他不敢回忆在奥斯特利茨战场上仰望天空的时候那第一次的感受，也不敢回忆最喜欢和皮埃尔谈论的那些在博古恰罗沃、瑞士和罗马伴随他那段孤寂的生活，连现在他都不敢回想那些曾让他满怀希望的思绪。他现在惟一能关心的就是那些和过去没有关系的面前的现实问题，对面前问题的沉溺使过去离他隔得更远了。过去高悬在头上深沉辽阔的天空也突然变成了紧压着他的苍穹，低矮而又狭小，并且里边的一切都那么清楚，再也没有什么永恒和神秘可言了。

在军队里服役是他能够想到的各种活动中他觉得是最简单、最熟悉的。他在库图佐夫司令部里对工作的一丝不苟和勤奋，让库图佐夫也大吃一惊。安德烈公爵在土耳其没有看到库拉金，他觉得不必再回国找他了；但是他知道，只要遇见库拉金，他必须跟他决斗，无论时间过去多长。虽然他能想出各种各样的不值得屈尊降贵与他发生矛盾的理由，他依旧会像一个饥肠辘辘的人肯定会扑向食物一样，不惜一切代价地和库拉金决斗。每逢他想到这些压在心头的耻辱和怨恨，他原来的平静就被打破了。当然，他在土耳其用勤奋、忙碌换来的这短暂的平静也略带一点儿功利和虚荣心。

第一八一二年，与拿破仑开战一事传到布加勒斯特以后，安德烈公爵向库图佐夫申请把他调到西部的军队里；而库图佐夫也非常希望他离开，他已经对伯尔孔斯基的勤恳工作感到厌倦了，总认为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责备他的游手好闲，于是库图佐夫就安排安德烈公爵到巴克雷克·德·托利那里去工作。

童山距他路过的斯摩棱斯克大路只有三俄里，所以，安德烈公爵在去西路住在德里萨的军营以前，顺路去了一趟童山。他来到童山时，看到这儿的生活方式，这儿的一切都依然如故，这让他感到既奇怪又出乎意料。是的，在这几年里，安德烈公爵的生活有了很大的变化，他想了许多，看见了许多，这当然是因为他游遍了东方和西方。他驶上了林荫路，来到童山这座住宅的西门时，安德烈公爵就像进入一个被施了魔法而又沉睡的城堡一般。这儿还是那么森严、干净、寂静，室内还是那些家具和墙壁，一样的声音和气味还有那儿张同样胆怯的脸，只不过稍微老了一些而已。公爵小姐玛丽娅依旧是那个害羞、丑陋的老小姐，她在害怕与痛苦中竭力挣扎，没有丝毫乐趣地度过自己美好的一生。布里安小姐也仍旧是那个喜欢卖弄风情的姑娘，充满希望地享受生活中每一瞬间的快乐。对安德烈公爵而言，她只是变得比以前更有信心了。那个他从瑞士带来的家庭教师德萨尔还是一个不善言谈但知识丰富且道德高尚的书生，他经常穿着一套俄式礼服，操着一口蹩脚的

俄国话，嘴里掉了一颗牙是老公爵身上惟一的一个变化，精神状态一如既往，只是脾气更易激愤，更多疑罢了。惟独尼古卢什卡的变化最大，不但高了，也胖了，通红的脸膛，黑色的卷发和欢笑的时候向上翘的美丽的上唇都很像已经去世的小公爵夫人。在这个施用魔法而沉睡的城堡中也只有他一个人违反这个一成不变的法规。一切如旧事实上也只是外表的情况，实际上从安德烈公爵走了以后，以前的内部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这个家庭已经分成两个相互对立的阵营：一个是老公爵、布里安小姐和建筑师；一个是公爵小姐玛丽娅、德萨尔、尼古卢什卡和那些女仆们。现在只是出于安德烈公爵的缘故，整个家庭才改变了通常的生活习惯在他面前聚在了一起。

他在童山和家人一同吃饭的时候，安德烈公爵感觉自己是一个客人，每个人的窘迫都是因为他 在场，大家为了他才破天荒地坐在一块儿，在他面前，大家都那么拘束。这样的感觉从第一天吃饭时就始终萦绕着安德烈公爵。他一直默不作声。他这种不自然的神情被老公爵看出来，心里很生气，于是老公爵也闷闷不乐地默然无语，吃完饭就立刻回自己的房间里了。当天晚上安德烈公爵去看他，和他谈起了关于小伯爵卡缅斯基去出征的事，想借此让他活跃起来。但是老公爵却出乎意料地提起公爵小姐玛丽娅，责怪她迷信，抱怨她不喜欢布里安小姐，而布里安小姐在他眼里是惟一个真正对他忠实的人。

老公爵说公爵小姐玛丽娅存心折磨他，使他苦恼；他说她的宠爱和胡扯让小公爵洛斯特夫也变坏了；他还说假如他生病了，那肯定是由于小公爵小姐玛丽娅。实际上，老公爵心里清楚是他在折磨他的女儿，她的生活非常艰苦，但是他又觉得她生来就是让他折磨的。“安德烈公爵非常清楚地看到这点，他怎么不和我谈谈他的妹妹呢？”老公爵心想，“莫非他认为我已经糊涂得无可救药了，或认为我是一个恶人，毫无理由地疏远他的女儿而去接近一个法国女人？他肯定不理解，我要把这一切告诉他。”想到这儿，老公爵开始为他对女儿无法容忍辩解。

“我原本不愿意说，可是既然您问了，我就坦白地告诉您的看法。”安德烈公爵看着别处说。“即便您和她之间有什么误会或者不和，我也不能再指责她，因为我知道她是那么爱您。既然您向我问起了，”安德烈公爵不耐烦地说，最近他总是爱发火，“我只能说一点，那个一文不值的女人才是你们之间产生误解的真正原因，她不当做妹妹的女伴。”

老头子刚开始只是目不转睛地瞅着儿子，笑也笑得很勉强，无意间露出的牙齿之间的新豁口让安德烈公爵还有点儿不习惯。

“什么女伴，亲爱的，你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嗯？”

“爸爸，我不愿做什么评论，”安德烈的语调有点儿生硬和生气，“这是您先挑起的，我不愿再说什么了，因为已经说过，公爵小姐玛丽娅没错，错就错在那个……那个法国的坏女人……”

“啊，总算宣判了，批判我啦！”老人轻轻地说道，语调中的窘态无法逃避安德烈公爵的眼睛。但是，突然他又跳起来大声喊道：“走开，走开！不要让我再看到你！……”

安德烈公爵只想马上离开，但玛丽娅小姐请求他再留一天。这个老人没出屋，除了布里安小姐和吉洪和之外，不放任何人去他的屋子里，可还是问了几遍儿子到底走了吗。当天安德烈公爵也没有和父亲见一面。第二天出发前，安德烈公爵走到儿子的房间里，把那个和母亲一样长着卷发的小男孩放在膝盖上，给他讲了一个蓝胡子的故事。但是他的思绪渐渐地从怀中这个活泼的小男孩身上转到了自己的身上，因此故事还没有讲完，他就陷入了深思之中。他发现心里既没有惹恼父亲的悔恨也没第一次争吵以后就离开父亲的惋惜和遗憾，更可怕的是以前对儿子的脉脉柔情也没有了，虽然他还在把他抱在怀中表示爱抚，也希望能唤起心里的这种感情，但是一切都无济于事。他愈想愈觉得可怕。

“继续讲啊！”儿子说着。但是安德烈公爵却默然无语地把儿子从膝盖上放下来，从室内出去了。

安德烈公爵一旦闲下来，特别是在他曾度过幸福时光的环境中，极其忧郁的心情就会向他袭来，他只好找些事做以避开对这些往事的回忆。

“你非离开吗，安德烈？”妹妹这样向他问道。

“感谢上帝，我该走了，你却不能走，真遗憾！”

“你为什么会说这样的话呢？”公爵小姐玛丽娅说，“他已经这么老了，你为什么还要去参加这场可怕的战争，布里安小姐说，他一直很想念你……”说完以后，她的嘴唇就开始颤抖了，泪水不停地往下流。安德烈转过身子，在室内来回踱步。

“上帝啊，我的上帝！”他说，“想像不到，一个不管多么微不足道的人或者事都有可能使人遭受不幸！”公爵小姐玛丽娅对他这种可怕的愤慨非常惊讶。

她马上就明白了他所说的不但是使她不幸的布里安小姐，还有那个毁了他幸福的人。